

## 瞻仰海瑞墓

■俞海



看，原海瑞墓建于明万历十七年（1589）二月。万历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。朱翊钧传旨敕封并举行葬礼，亲派海瑞的学生和同乡许子伟到琼州，督造坟墓兼斋谕祭文，对海瑞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，葬礼异常隆重。资善大夫和太子少保是海瑞的谥号，海瑞最后的官职是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，正二品，相当于现在的高层监察官员。

墓后为海瑞石雕坐像，双手抱笏，正气凛然。坐像后是一座二层楼阁，名曰扬廉轩，轩后又有清风阁和不染池，墓地建设者们的深刻寓意不

言而喻。墓侧有一个“海瑞陈列室”，由中国现代著名作家、杂文家廖沫沙题额。室内中有海瑞书法碑刻数方，海瑞的书法和他的为人一样，刚正坚挺，笔力遒劲，是十分珍贵的文物。整个墓园，青松翠竹，椰树婆娑，绿瓦红墙，交相辉映，景色优美。

1966年，海瑞墓曾遭损毁。后来，随着国家对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视，1983年海口市人民政府应社会各界要求修复了海瑞墓。今天，我们得以在庄严的墓园中缅怀先贤。

在参观中，我们高兴地看到，原来那座刻有御赐谕祭文的龟驮古碑也已经找回修复，并被安放在墓道正中，供人瞻仰。

“三生不改冰霜操，万死常留社稷身。”海瑞只是封建时代的一个忠臣，但他始终是中国老百姓心目中一位难得的清官、好官。面对扬廉轩里海瑞留下的这联墨迹，谁都会肃然起敬，感慨万千。

今天，墓园里春色盎然，人们热爱海瑞，痛恨贪腐和徇私枉法之徒。据墓园管理人员介绍，海瑞墓重建后，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多次莅临参观指导，详细了解海瑞的事迹。

扶棺直谏岂畏死，古墓天涯吊遗踪。可恨昔时争臣少，更惜无处觅海翁。海瑞是一面镜子，一杆旗帜，更是一种鞭策和启迪。

## 陶弘景的“福泉白水山山出”我试对了下联

■林可松

瑞安陶山福泉山，素有“天下第二十八福地”之美誉。一千五百余年前，南朝名士陶弘景曾隐居于此，留下千古名句：“福泉白水山山出”。这个七字上联，融地名、景物、叠字、拆字于一体，清境天然，气韵高古。千百年来，文人雅士屡有试对，却始终难见浑然天成之佳构，遂成千古绝对。2014年，曾有人在《瑞安日报》上征求下联，终未有公认的完美之作。笔者课余闲暇，不揣浅陋，勉试对句：“道行行于人入人”。下面简单谈谈自己的想法，既与同好交流，也请方家指正。

上联是山名，下联是行走修行的意思，两者都落在福泉山的人文语境里，脉络相通。“白水”对“行”。“山”对“人”，叠字相对，句式工整。最后一个字，“出”和“入”都是动词，一个写层层山峦涌现，一个写众人跟随，字义和文意也能贯通。

拆字机关之巧。上联的“泉”字，本身就可以拆成“白”和“水”，非常自然；“山山”叠起来成了“出”，字形和意思结合得天衣无缝。下联模仿这个结构：“从”字就是两个“人”并排站在一起，正好与“出”的两个“山”对应。同时，把“行”字拆成“行”和“子”，在古文字里也是讲得通的。只不过，比起上联“泉拆成白水”那样浑然天成，下联的拆字稍微曲折了一些，算不上天造地设，但倒也有几分巧思和趣味。

山水意境之合。上联描绘的是山水景物：福泉环绕山间，白水缓缓流淌，层峦叠嶂

像从天地间自然生出来一样，尽显清幽之美。下联抒写的是山林行旅：一个有德行修养的人在山上缓慢行走、凝神静思，周围的人闻风而来、跟随着他。泉自山出，人随道行，山川灵秀与人文风致遥相呼应，自成一番天人对话的意味。

读音辨字之趣。下联依古义正读，“道行”读作dào héng（这里应该轻声），指人的品行修为；“行”读作chíng，形容慢步行走、凝神沉思的样子。这几字略显生僻，初读未必顺口，却平添几分文脉悬念与山林雅趣。游人驻足览胜，或沉吟琢磨读音，或探寻字义来源，也增添了一番游赏的兴味。

平仄声律之议。平心而论，此联于传统楹联平仄声律未能严格合范，诵读之间稍觉滞涩，气韵流转远不及上联清畅浑然。然陶公原句本属离合拆字之千古绝联，向来以机关肌理、意境内涵为先，格律声律自可适度放宽；且此类语言文字游戏重在趣味，不必死守近体诗平仄之桎梏。

陶弘景是南朝齐梁时期的医学家、文学家，也是当时的学术大家。他早年做官，晚年隐居山林，虽然身在乡野，却仍为帝王咨询国事，学识和襟怀横跨多个领域。他留下的这句上联，言简意远，格调超逸。我所对的下联，用“行”比喻行走的步履，用“人人入”比喻众人跟随、文脉传承，意在遥相呼应“山山出”那种生生不息的意蕴，不敢自认完美工整，只是抛砖引玉，真诚希望博雅的家和学界的同好不吝赐教。如果能因此引出高人的妙笔续对，补齐这千年绝对的遗憾，那也算是瑞安文坛的一段佳话了。

## 潘岱的美

■胡晓青



立夏刚过，惠风和畅，正是郊游好时节。那天上午，与几位文友相约，驾车前往潘岱街道。

车窗外的风景像一幅流动的画卷：宽阔的道路两旁，一排排绿树像哨兵一样站立；一幢幢民房错落有致，房前屋后花红柳绿；金灿灿的阳光洒在绿油油的田野里、山坡上，一派生机盎然……看在眼里的，是潘岱这些年来建设发展的扎实底气。

此行的第一站，是砚下孙诒让故居。

这座青砖黛瓦的浙南大型清代宅第，是晚清朴学大师孙诒让的出生地及孙氏祖居地。它位于介堂山南麓，坐北朝南，占地面积约3700平方米，始建于清道光咸丰年间，后毁于战火；同治三年，孙衣言、孙锵鸣在原址重建；2013年，政府开启故居的修缮工程，现已成为省级文保单位。

跨入那道承载着时光印记的轿厅大门，低头是回字纹石板地，抬头是粗壮的大木梁柱；走出轿厅，映入眼帘的，依次是一条由石板路与青砖路衔接而成的通道，两根当年挂牌坊的粗石立柱桩，以及门台上方灰塑“太史第”匾额。静谧的合围大院里，有正屋面阔九间、进深七间，东西厢楼各三间，两层木构，花窗扇扇精致，额枋雀替雕花工整。穿过正屋，是后花园，抗战时，遭日机轰炸损毁，现只恢复部分园林景观。

沿着青砖砌成的台阶，我们步入宅院的精神核心——砚源居。在静穆的砚源居里，循着展陈的字画、旧物、书卷，我们渐渐看懂了瑞安孙氏薪火赓续、生生不息的百年文脉。

我们看见孙衣言复兴永嘉学派，创建玉海楼，主讲杭州紫阳书院，回乡办治善祠塾，培养子弟与地方人才；看见孙锵鸣重振永嘉学派，整理

流长的砚下文化，为后代子孙留下崇文笃行、不忘初心的精神指引。

潘岱文脉，砚韵流芳。砚源居虽然不大，却藏着潘岱街道以文化人、以文兴乡的长远用心——以文脉为魂，以古乡贤、知名人士为镜，让传统文化落地生根，让精神力量滋养乡村振兴，这份坚守，温和而有力量。

告别砚下孙诒让故居，我们来到梧岙，探访瑞安收藏家郑斌先生的私人收藏馆。

郑斌的梧岙收藏馆，是三间三层楼。这里收藏有带着岁月痕迹的木头、陶瓷等不同材质的老物件。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，是四屏“隔榭”雕花门。门板上雕刻着花卉，中间雕刻着涂金戏曲人物，栩栩如生；门板下方，分别雕刻有古字“饮”“和”“食”“德”，寓意对待食物，要有节制、不浪费。难得的是，我们在砚下孙诒让故居里看到的好几件古董，原来是郑斌自愿借用展示的，为潘岱文化增添了一抹亮色。

午后的时光，我们都交给了梧岙水库的青山绿水，以及位于水库边的“坝上咖啡”。

车到水库边，连绵青山环着一汪澄澈，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。清新的空气，让人放松又享受。我想，这一方山水秘境，是潘岱街道多年来坚持生态优先、守住绿色底线换来的吧！那坝上咖啡小屋里，飘逸出缕缕咖啡香气，给自然山水平添了几分人间暖意。从前的水利工程，如今的休闲好去处，原生态的山水，温和的新业态，守住了生态，盘活了资源，拓宽了村民增收的路子，潘岱街道把绿水青山，变成了金山银山。

暮色慢慢上来，我们尽兴而归。回望这一天，潘岱的古与今、静与美、底蕴与新生，都落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。

## 黄桃罐头

■乔依

我有三个姐姐。大姐懂事，二姐乖巧，三姐有点男儿范，剪个“柯湘头”（上世纪70年代因京剧样板戏《杜鹃山》而风靡全国的标志性女性短发发型），人称“三妹鬼儿”。她特别喜欢跟我斗，口头禅是“凭什么呀”。每当我们纠缠起来，为生计发愁的母亲就皱眉头，三姐便松了手。在我无声的要胁下，她被迫带我去吃东西。

她初中毕业，在隔壁印章合作社当出纳，每月12元工资。她爱吃，月月月光。父亲后半辈子行走江湖，很赞赏她：“很好很好，吃光用光，身体健康。”父女俩身体力行，态度豁达，首先保障舌尖上的享受。

莘塍轮船埠头是小吃最集中的地方。三姐带我到埠头，遮阳廊下，有家供销分社——我们叫它“生产资料”。顾名思义，它的主要任务，是为农业生产提供化肥、农药、锄头、木桶等，也捎带为顾客提供本地生产的食品。其中让我最感兴趣的，就是远东果品厂生产的糖水黄桃罐头。原生态的黄桃，别提多好吃。真的不能回想，一想就垂涎欲滴。

当年镇里让我父亲牵头创办“草中医”，把九间药店统一管理起来，还聚拢240多名江湖游医挂靠麾下。洋袜厂有个保全工追我二姐，每次都嚷起舌头拍胸板，学敲锣打鼓引她注意：“噹噹噹，来来来，卖膏药。”这股拙劣的追求法，能讨到女孩的欢心才怪。

一年到头，各地人物来我家登堂入室，但我印象最深的，是父亲收的十个徒弟。大徒弟夏阿碎，打南拳，脾气火爆。二徒弟叫曹中华，陶山人，小个子，小白脸，镶一口大金牙。他爱笑，未开口先笑，属于讨好型人格。50多年过去，我脑子里首先闪回的，就是他闪烁的金牙。他自己会做生意，纯粹拜师过个堂，认个有身份的师傅，在江湖上不受欺负。他很注意细节，每次到我家，买菜做饭洗碗样样动手。吃过饭，再带我到莘塍桥头路亭下，吃碗洋芋籽儿。一锅文火炖得烂熟的洋芋籽儿，肉骨头汤沸腾，肉味都浸入洋芋里。吃了芋

籽，他再带我去轮船埠头，买一瓶黄桃罐头，打开，让我一路吃回来。

他礼数周到，年终节到必送礼物上门，我也因此恃宠而骄。那年年底，他带了一刀三层肉来拜年。那时家家经济困难，习惯都是一刀肉，穿了稻秆绳，打个结，勾在手指头上，东家提到西家，至少流转十来户人家。他这刀肉，肯定也经历过类似的旅途，大家都懂，就是那么个意思。当年没有冰箱，这肉送到我家时，已经开始发臭。还有纸蓬包，和装在线网兜里的四瓶黄桃罐头。

坐下来喝茶，躺在镬灶头的三层肉时不时飘出臭味。曹中华自己已心虚，我却偏顺口溜寒碜他：“你送的肉是臭猪肉，我妈妈吃了拉肚子。”为什么是我妈妈吃了拉肚子，还没发生过的事，我也不知道干嘛这么编排，可能全家人里，母亲地位最崇高，届时伤害程度会最大。我看到他的脸慢慢涨红，从两腮一直弥漫到耳根，整张脸红得像张飞。他强自镇定：“没关系的，臭了可以熬油，过个火就消毒了。”我母亲恶狠狠瞪我，我却会错了意，以为要我进一步行动，提起五斤重的三层肉，打开门，叭的一声扔到了门外雨地里：“臭的东西不要送。”

曹中华手抖抖索索，从上衣口袋掏出飞马牌香烟，夹到唇间，想擦亮火柴点烟，但怎么也擦不着。我母亲过意不去：“中华，不好意思啊，小孩不懂事，你别见怪。”他站起来跨出门去：“师母没关系的，我知道的。那我先走了。”他弯下腰，从地上勾起肉上的稻秆绳，慢慢往院子外走。拐弯时，雨丝里，他还回头冲我笑一笑，眼睛湿湿的，满口金牙闪烁金光：“阿弟，那好好地婚，我先走了。”

从此以后，我再也没见过他。其实我对他极有好感，只是少不更事。后来母亲问起，他回答说：“阿弟讨厌我。”他留下的四瓶黄桃罐头，便成了我对他最后的怀想。我天天在放罐头的三门杠边逡巡，一周开一瓶。我吃着黄桃，想着他。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阅读是获取知识，提升自我的途径，  
而不仅为了休闲娱乐。

瑞安市委宣传部  
瑞安融媒体中心  
温州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